

令严肃者学会微笑，
让抗争者知道

微笑和尊重幻想

是对抗没有想象力的

主流社会的

有力武器。

廖伟棠 著

波希米亚 香港

Bohemian
Hongko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波希米亚 香港

廖伟棠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希米亚香港 / 廖伟棠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8

(沙发图书馆·人间世)

ISBN 978-7-301-19226-9

I. ①波… II. ①廖…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5275 号

书 名: 波希米亚香港

著作责任者: 廖伟棠 著

摄 影: 廖伟棠

责 任 编 辑: 张文礼

装 帧 设 计: 纸皮儿工作室·郭瑞

内 文 设 计: 张文礼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9226-9/I·2371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maizidushu@gmail.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6467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mm×1240mm 32 开本 8 印张 15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次

5 序 东邪西毒／李照兴

第一部分 唔番屋企

- 13 番屋企／唔番屋企
- 20 那些听达明一派的少年
- 25 漂流Band房
- 30 “牛棚”自逍遥
- 34 香港嬉皮考
- 44 80后与八十后，兼论击墙之卵
- 53 昨夜渡轮上
- 59 尚未被岁月偷去的香港
- 64 活着的艋舺，死去的永利
- 70 南岛书虫
- 73 另一个隐藏在香港

第二部分 出离岛记

- 81 北望神州且观火
- 86 艺术这块霓虹招牌
- 91 有间书店
- 96 西九没有张爱玲
- 101 移动的边境线
- 106 香港摄影当何为？
- 111 香港有了文学馆
- 117 在电影节重省生活
- 123 出离的意义

第三部分 我城的礼物

- 131 自由在路途上发生
- 140 西西：回来时更诚恳和宽容
- 145 天真之重
- 152 从拜物者的乌托邦走向可能世界
- 163 文学与行动的辩经仪式
- 172 摩罗诗人的多重意义
- 189 和李照兴一起看戏
- 193 对劳动与公共空间的珍视：谢至德的记录
- 198 迷你噪音：社运音乐可以多美丽？

第四部分 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

- 205 听得白驹荣《客途秋恨》
- 208 男烧衣
- 210 女烧衣
- 213 薄扶林道，寻林泉居
- 216 圣士提反女校花园：萧红藏骨灰地
- 219 海滨墓园（三首）
- 225 春夜慢
- 228 雾中作
- 229 有人在火焰里捉迷藏
- 232 写完一首反战诗走出家门
- 234 风中作
- 238 雨季三问
- 239 皇后码头歌谣
- 242 回到维园
- 244 南昌街街头：致蔡炎培
- 246 查理穿过庙街
- 250 向大屿山致谢

序

东邪西毒

李照兴

我和廖伟棠在中国内地碰面的时间比在香港多，并且存于我们那不算真的很多的对话中（不是因为不熟，而是因为我们这两个同日不同年出生的人，其实认识得很晚），许多都是关于北京或香港的今昔交流。每次他来北京，都犹如东邪般带来一点南方的讯息。他参与的这个活动，他有感而发的那一首诗，侧面折射出我曾那么熟悉的城市之新生。而这种隔岸观火般回望香港的感觉确然有点怪异。像在谈论一个曾经亲切但现在像可有可无的朋友。如何爱一个曾经深爱如今淡漠的情人？醉生梦死倒未必，两忘江湖却相似。我身在北京上海，他来回香港和内地，我们都自觉生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又或者用我多年前的说法：在自己的城市中流亡。所以在看这一系列关于香港和内地主要以文化现象为主的文章时，最挑起我兴趣的是他用上了“波希米亚”来形容香港的某一种生活，波希米亚，带着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边缘性。

我敢说这两个字眼在我们一代人心中，曾经（或甚到现在）是一

种浪漫的情结。或者正是这种浪漫情结把我们各人的方位推上现今的道路。正如吸引他当年去北京的是这样的见闻：

中国原来有这么疯狂洒脱的地方，而且吊诡的就在其历史和政治的核心，我新认识的每个人都似乎在过着这样一种生活：我原来只在《巴黎，一场流动的盛宴》、《流放者的归来》、《伊甸园之门》的文字中想象过的生活，诗歌、摇滚、醉酒、爱情与决斗，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着。于是我日夜谋划，年年去北京，2001年索性从香港搬到（美其名曰自我放逐）北京，一住就是五年。

对的，如果要说得更像告解，我们那么着意去写波希米亚去写嬉皮，很大程度上正由于我们自知都不能成为真正的波希米亚人或嬉皮士！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像真正波希米亚般放任自由，我们其实都享受着不同程度计算过的安全感，我们的打扮也一点都不花俏。但那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发现了新品种。这有点跟波布相似的品种，放到新新中国这境遇又有了新变种。如果说波布是融合了波希米亚的理想主义激情和布尔乔亚的物质享乐与保守情怀，一不小心就沦为两边不讨好的庸俗世故自保，那么我在廖伟棠身上看到的，就是一种进取入世的波希米亚。正是这种后波希米亚的特质，让我认定他以“波希米亚”来形容香港（或期盼香港）变得极有意思。

我们如果有忏悔，就在于我们没有贯彻那种反叛。是的，我们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波希，原因在于我们有浪游的外表却少了彻底反叛的坚持。但这却是香港反抗文化运动的特有状态。香港的后波希米亚就是带着香港那变种嬉皮文化血缘而来的一代。

香港最初的嬉皮青年向一个积极的社会参与者的态度转变，这也是香港嬉皮异于西方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他们精神上很快就不颓废了，只是在生活方式、服装、艺术形式上或许还保留着“颓废”美学，对待享乐的态度也远较“革命青年”们宽容，如果非要定义，他们更接近于一群快乐的安那其主义者。

对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快乐的安那其。由嬉皮的反抗文化传统演变成后波希的包容抗争（其一手法是近年常说的快乐抗争，与协商式抗争——包括一边街头抗争一边尝试走进制度）。一切以一个自由个体的身份去思考及行动，而非首先是某一种主义的拥戴者。

在这时期的中国，由于可供参与的社会抗争不多（或有但要付出沉重代价），协商抗争无望，就只能停留在如以往港式的姿态上的嬉皮生活。像这样的退役嬉皮大不乏人。如果要做一个十年的回顾，走访当年中国的文艺控波希米亚的话，你会发现，当年的诗人、音乐人、杂志人，今天很多都有楼有车，在高级的餐馆争着付账。正如我常常讲笑：如果海子今天还活着，可能就是当今最犀利的楼盘宣传高层。有谁想到（又或者其实谁都想到），当年肖全作为圈子中人于生活当中拍下的第

五代或早期的北京摇滚乐手，后来都成了中国某一个年代的符号。正如廖伟棠、陈冠中、颜峻合作的《波希米亚中国》里的人物，又已成了再新一代的大腕。

在太多这样的转型的例子中，才呈现出廖伟棠的独特。正如《波希米亚香港》中所记述的，是贴近波希文艺范儿的众生相，再加以行动者的参与实践。无论是讲香港的乐队还是诗词，那投入其中成为一分子的体验，证明他没完全脱下自己那波希米亚的身份。又或者应这样说：对于拒绝定型偏见的我们来说，谁又可说你这样做不够波希？新的波希（或任你用其他名词）就是这样既关注日常的楼价消费，又显出对文艺乃至社会事件的热情参与。廖伟棠如果不是最后一代波希米亚就是中国最先一代后波希米亚安那其。但去到最终，他是一个诗人无疑。

这点，任由世态逆转，也不会改变。

三个星期前我们在上海碰面。我来听他和疏影的创作交流会，星期天的早上都有上百人参加，这在香港将变得匪夷所思。我特意记下他的现场句子：一首诗挡不了一辆坦克，但一首诗可以创造的东西，肯定比一辆坦克摧毁的要多得多（那多么像拿诺贝尔奖时该用的致辞）。说话的背景是当被问到，面对制度的限制，年青人该如何通过诗作表达对社会的感觉。对于香港是否是一个适合诗人或艺术工作者生活的城市，他说好的当然是言论自由，有时不被关注也可以是好事。坏的大家都可想

象。但这并不妨碍他在香港生活。也不否定会离开香港。保持一种对世界的陌生感，认真对待生活，真诚抒发感觉——这除了是诗人的生活之外，找不到更适合的形容。

于是，诗人对于社会诸事的点滴记述也是感觉、记忆与情绪并重。综观全书主要是以文学、音乐与诗歌的香港与内地现象去贯通，而不离诗人独有的触感。

把嬉皮精神带到超越文艺圈的更多圈子中去，令严肃者学会微笑，让抗争者知道微笑和尊重幻想是对抗没有想象力的主流社会的有力武器，这就是曾经被误读为时尚的嬉皮精神最深刻的意义。

这是他对真嬉皮假嬉皮最诚恳的进言与期盼。

关于香港，他写过这样的句子：“在香港，一个异乡权充了故乡，最后仍是异乡。”这可算是与我这同日生人的最大分别，因于我而言，刚刚相反，是“一个故乡权充了异乡，最后仍是故乡”。

第一部分：

唔番屋企

“番屋企/唔番屋企”的问题，对于一个把家安在笔端的人来说，也已经不是问题。而延伸到一个岛屿——香港，这也归属于岛屿本身的气质：注定的若即若离。这样的两面性内地文化注定难以理解，当代的香港，既是保有强大的广东家庭传统的世俗社会——因此要“番屋企”饮汤，也是公民社会意识日益成熟的理性社会，因此会“唔番屋企”上街发声去。

番屋企/唔番屋企

“番屋企”是粤语，就是“回家”的意思，我在香港零星的和一些乐队合作排练的经历里，经常听到这句话——“我要番屋企食饭了，今晚阿妈煲了汤”——说话的是一个朋克女鼓手，或者一个画了黑眼圈的哥特吉他手。这种场景错置令我来自北京的朋友受不了，这些承载着叛逆符号的香港80后青年竟然都是乖乖仔。当在他们眼中是“波希米亚诗人”的我也说“我要番屋企食饭”，大家就崩溃了。

因此，“唔番屋企”在香港就是很叛逆了。离家一百多年，回归就是“番屋企”？名义上是如此，但心理认同是另一回事。回归十一年，大多数香港人，尤其是文化艺术圈中人感觉到的是“未番屋企”——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陆文化对香港文化的误解（对香港通俗文化的“错爱”，对香港严肃文化的忽视），另一方面也是香港主动地不靠拢作为主流的大陆文化。面对大陆文化艺术的“强势”，香港默默地选择了“唔番屋企”的态度，从未必认同到不苟同、从学习到疏离、从争取地位（在大陆等级意识强烈的文艺圈子中）到无所谓，香港文化的独立面孔渐渐清晰起来，虽然因此获得的误解也更大起来。

有过一次有趣的误会/分歧，香港地下乐队“盒子”成立二十周年，他们推出新音乐剧《蓝胡子城堡》加纪念专辑。为此，他们分别约了我和北京乐评人颜峻写点东西，因为我们都听过盒子。颜峻和我是好友，兴趣点分分合合，在精神上倒常常殊途同归。但没想到文章出来，观点差异颇大。

2001年我去北京生活，随身就带了一张盒子的《番屋企》，一个人住在十里堡农民日报社中租来的小屋里，龚志成的手风琴和彼得小话的呢喃常常是从黄昏响起，孤寂、荒芜，和窗外的暮色一起沉入夜。当时，还没想“番屋企”，北京狂乱的魅力正枝繁叶茂地展开，还没有闻到成熟或者腐烂的意味。

颜峻就住在和我一条马路之隔的晨光家园，我记得我给他听过盒子《番屋企》，我当时还在沉迷于Tom Waits，他已经远离。2007年时，“都2007年了，我仍然不知道盒子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颜峻在他写的关于盒子的文章中说。

不知道从哪里来无所谓，但为什么要知道到哪里去呢？这是我和颜峻最大的分歧，也许也是香港和北京的分歧——虽然我从不认为自己代表了香港，颜峻也不认为自己代表北京。就说现在，北京现在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北京艺术、音乐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我的北京艺术朋友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了。老实说，这让我

感到没意思。

在作为专业艺术家的北京看来，香港艺术和艺术家都像玩票似的，他们不知道经营自己，在国际艺术圈上基本没有地位，作品没规模，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当然客观地说也许是因为香港的经济环境造成的，作为艺术家你饿不死也不可能发达，你需要一份正式工作维持生计使你不能孤注一掷地玩狠的，玩狠的也没有用，没人当回事。

这样无意造就了香港艺术的自由滋生状态，不容否认，这种状态滋生了大量不成熟的甚至稗类，但也让部分优秀者能清醒、独立地生长，不去计较一个纯粹的艺术圈子内的竞争、比较。在地下音乐界这样的名字有黑鸟、盒子、Huh?!、噪音合作社等，黑鸟和噪音合作社自不待言，他们的意义在于广义的政治、民众抗争、异议文化上，盒子和Huh?!则只在自己的脉络上寻找自己的意义。

尤其是盒子——龚志成和彼得小话，音乐在他们的生长中只是盒子之一面，他们的每次演出都为这盒子增加奇异的一面。龚志成有美国学院派实验音乐背景，彼得小话更有趣，他还是一个童话作家、插画家、诗人和演员，这些各领域的养分混杂在盒子的音乐中，长出的不是纯粹以音乐辨识的音乐。当然这种无心插柳的培育方式也产生无数歧义，像这次《蓝胡子城堡》的音乐便过分受制于剧场演出，编制上几个高手如李端娴、周展彤和张以式的加入，反而削弱了龚志成和彼得小话两人单